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百四十九 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三

宋 王十朋 撰

問策

二十八宿在天為經星循環往來以成四時非若北辰所一定而不移也然自古志天文者皆以角亢七星為東方之宿奎婁七星為西方之宿自井至軫宿七為南自斗至壁宿七為北抑嘗仰觀之四時晨昏迭為出沒行皆自右靡有定方而乃以蒼龍朱鳥咸池玄武

分宫以四之何耶舉天星以定四時莫如堯典按堯典以定四方葢有可疑者焉在時為春則方為東也朱鳥南方列宿爾乃紀之春在時為夏則方為南也大火東方中星爾乃紀之夏西為秋其宿白虎也乃正仲秋以北方之虚北為冬其宿元武也乃正仲冬以西方之昴將考四時以定列宿之方堯之時與方乃爾不同何也吕氏月令載十有二月昏晨之中星可謂詳矣然以仲春之月昏弧中而不舉七星至季春則曰昏七星中仲

夏之月昏亢中而不及大火至季夏則曰昏火中記牽牛中於仲秋之昏而不及星虚記東壁中於仲冬之昏而不及星昴其與堯典又差錯不同矣左氏論祭祀之時則曰龍見而雩論土功之時則曰龍見而畢務龍見固有常時而雩與畢務之時初不同也左氏皆曰龍見抑又何耶諸君晝觀經傳夜觀星斗其於列星之躔次所見之晨昏固已洞然於胷中矣觀象定方何以驗其為東西南北耶與夫堯典吕令左傳所載之異同必有

成説以一之也

問昔禹治洪水隨山濬川别天下為九州其詳見於禹貢後世言地理者咸根本於斯焉然即其書而考之有不能無疑者梁岐二山雍州之地也而於冀州言之曰既載壺口治梁及岐雍州之山不容記於冀豈冀方自有所謂梁岐者乎不然則九州名山其訛者不止於梁岐矣沱潛二水名也而於荆梁二州各記之曰沱潛既道二水不容經歴兩州數千里之逺豈兩州之地各有

所謂沱潛者乎不然則九州大川其訛者不止於沱潛矣其叙山於九州之末自嶓岍及岐而下則曰逾于河自壺口雷首而下則曰入于海自嶓嶓冢而下則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夫山静物也豈能逾河入海過江者耶禹何以驗其然也其叙漢水自嶓冢導漾而下既曰南入于江匯澤為彭蠡矣又曰東為北江入于海其叙江水自岷山導江而下既曰會于匯矣又曰東為中江入于海夫江既與漢合且匯為彭蠡矣江豈復于北而

漢豈復爲中江耶禹何以驗其然也近世有以地脉論山者取於漢儒之三條有以水味論江者取於唐人之三泠禹之於山川豈亦以脉與味而知之乎漢儒三條唐人三泠亦有可驗否乎願詳考而備論之

問昔夫子自衛反魯而六藝之文粲然不幸火于秦踳駁于漢耳口異傳源流遂别言易者本田何田何之後有施孟梁丘之學並立博士又别有京費二家今之所宗者王弼也不知弼之學出施孟梁丘歟京氏費氏歟

推而上之果得孔子授商瞿之旨否歟言詩者有齊魯韓毛四家毛在當時未立于學今之所宗者毛氏不知齊魯韓自何世而微歟毛氏自何世而興歟萇之學也果得孔子授子夏之旨否歟言書者本伏生又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又有孔安國者得古文尚書今所宗者孔氏傳也歐陽夏侯在漢爲最盛不知何所自而微歟孔安國之書未行而遇禍不知何代而興歟孔壁所藏伏生口授亦有異同否歟禮之經有二曰周官者周公

致太平之典也曰禮記者孔子弟子撰所聞而記之也二經之始出也果何時其始傳也果何人其名家也凡幾輩今為之章句者皆鄭氏也又豈無授受之自歟春秋之傳有五今所傳者左氏公穀也三家在漢迭為盛衰孰始盛而後衰歟孰始衰而終盛歟彼杜預何休范甯者為三家章句亦各有所受歟六經者日用之書也學者口不絶吟久矣專門之傳授歷代之廢興其有闕而不知者耶夫經傳一也有興于前而廢于後衰于古

而盛于今者果何致而然豈興而能久者傳之當廢而遂絶者傳之非耶抑各繫時之幸不幸耶與易之十翼詩之五際書之十例禮之三種春秋之五始孜之必有其名究之必有其義顧併陳之庶觀諸君之傳

問六經皆經也而夫子過庭之訓首及於詩則詩之為經學者所宜先也詩有風有雅有頌讀者不能無疑於其間二南皆文王詩也而繫之二公邶鄘衛皆衛詩也而分為三國蟋蟀晉風也而謂之唐七月陳王業也而

繫之豳黍離平王詩也而同於列國此風之不能無疑也南有嘉魚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小雅鳧鷖亦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于大雅宣王刺於小雅而大雅則無刺焉厲王刺於大雅而小雅則無刺焉幽王大小雅俱有刺康王大小雅則無詩此雅之不能無疑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於神明者也周有頌宜矣魯僖諸侯耳曷宜有頌哉三百篇皆周詩也商異代之王耳曷為而列於周之末哉此頌之不能無疑也學者豈徒習

其章句識其鳥獸草木之名而已耶因疑而究其義斯可與言詩矣至於風之正變者凡幾國大小雅之正變者凡幾篇與夫三頌之或先或後者何義諸君聞詩久矣必有起予之辯

問昔吾夫子討論墳典叙書百篇上自唐堯下迄秦穆其於去取之際莫不有法焉固異乎左史倚相之流徒能誦其文而已聖人既沒經厄於秦口授壁傳紛然異說學者開卷莫决所疑夫斷書自堯則堯典者固唐書

也而謂之虞禹平水土而後作貢則禹貢之作在唐虞之際而謂之夏舉書之詳者莫如左氏如莊八年僖二十四年襄二十七年襄二十六年所引之書皆大禹臯陶謨之辭也而悉曰夏書釋傳之詳者莫如杜預預以書證左氏所稱者固未嘗亾也而多謂之逸書夫以唐為虞以虞為夏聖人序書不應如是之疎而左氏授經亦不至如是之誤也而杜預以存為逸預豈不知書者耶至若武成一篇記武王偃武修文之事也夫子既有

取焉而孟子乃不信之揚雄謂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灝周書噩噩四代之書固不同也而韓愈乃謂周誥商盤詰屈聱牙雄異商周書而愈同之抑又何耶諸君皆深於書者也願辯夫子之所以序左丘明之所以稱杜預之所以注孟子之不信揚韓之異同者以告

問昔天以洪範九疇畀禹至箕子為武王陳之孔子序之於周書王者治天下之法莫大於是焉然其書有可疑言有可疑箕子為武王陳之者又可疑不可以不辯

也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先儒謂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夫天且無言安得有書畫一以告人如是之詳悉耶有謂初一曰之類二十七字禹所加也有謂欽用農用之字洛書本有也又有謂龜文止二十字餘皆禹增益次第之也其說紛然不同亦何所考據耶或謂河圖洛書本無有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說為如何箕子之言曰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自古以来得九疇於天者止一禹耳未聞餘人

有得之者使人皆得之而鯀獨不得也可以言帝怒矣鯀與衆人均不得之何以知其為怒而不畀耶鯀九載之績弗成殛之於羽山者舜也未聞天震怒之者箕子之為言無乃失之誕乎或謂帝者堯也堯有洪範九疇久矣怒鯀而不之畀其說又如何至於九疇莫不有用也而五行之用為最大乃反不言用八政莫不有官以掌之獨三卿舉官餘皆指事五紀獨不言時五福獨不言貴其理又何在耶箕子商臣也其不臣周宜矣而乃

為武王陳洪範洪範大法也不宜言而言其可以為臣子法歟聖人序之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二事若不相預而序輙及之豈聖人之意罪箕子之不當言耶洪範之書學者所宜盡心也其可疑有如此者願與諸君辯之

問昔吾夫子以謹嚴之法而作春秋寓賞罰之權於一字當時口授弟子而其書未顯也後世傳經者三家各有所聞著之簡策非特旨意不同而經文亦異人一而

已曰尹氏卒者公穀也左氏以為君氏是果男子乎果婦人乎國一而已曰杞侯来朝者左氏也公穀則以為紀侯是果姒姓乎果姜姓乎渝平輸平字止半差而其義則反子伯子帛音雖小異而其説則殊曰蔿㕛曰鄗者一地也名若何而可稽曰繆曰穆者一君也謚若何而可考此曰衛寶彼曰衛俘則人物異矣此曰伐戎彼曰伐我則華夷異矣以會為及則内外之志異矣以送為迎則往來之使異矣北杏曹南之會或侯齊宋或人

齊宋則尊卑之辭不同矣甯母葵丘之盟或有鄭衛或無鄭衛則增損之數不同矣至若義同而文異則有帥率克尅之類焉豈亦有異義乎名一而音訛則有括結嘉喜之類焉豈亦有異名乎經出於聖人之手而有二三之不同唐趙氏嘗考其差謬凡二百六十處夫聖人以一字為褒貶而三傳經文相戾如此一字之異一義之異也一義之害一經之害也將左氏是信乎而公穀釋經亦辨矣將公穀是信乎而左氏紀事亦詳矣如之

何則可今三傳並行于學非若漢唐之尚偏專一而廢二也探討之際並有至當之論以折衷之勿云三傳可束之高閣遂略而不論

問班孟堅作漢書嘗序六藝為九種然出吾夫子之親筆者惟春秋與孝經學者沉潜六藝之外其於二經尤不可不熟究聖人有作之旨也子亦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聖人欲為東周之志固存乎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百行之美當備見於十八章之中矣今讀二

經亦有見吾夫子之志與行否乎考諸行事亦盡合於經否乎二書之成也夫子嘗有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之語矣是二子在孔門中商必有得於春秋參必有得於孝經也商與參言行著於當時淵源傳諸後學不知其得於經者亦有可見否乎果不負聖人所屬之意否乎孟子嘗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説者乃謂絶筆之後口授弟子至漢然後其書始出果如其言則當時列國君臣固未之見也何以能懼亂臣賊子耶遷固之徒皆

謂孔子為參作孝經説者又謂經不為參作葢假參以為對揚之體爾二説亦莫知其孰是耶諸君兒時讀孝經已能志其語學習春秋固已探其奥其於聖人之志行與夫弟子之所學及孟軻遷固諸儒所説之不同必能辨其所以然者

問秉史筆者衆矣司馬遷為之宗自班范而下雖人自為家其大槩則沿襲史記之舊夫既述前代之法以成書不必變其名例可也今考諸史乃或不然非特班固

有變於史遷後之作者亦互有損益異同矣曰紀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傳者司馬氏之書也班固因之獨易書為志而損其世家范氏之史猶固也而損其表陳壽之史猶范也又損其志至晉書則有紀有志有傳而益其一曰載記南北獨紀傳而隋加志焉唐紀表志傳與班史同五代有紀傳有世家有附録有考夫記事之義一也而立例之名不同何耶子長每一卷之末稱太史公以斷善惡孟堅易之以賛蔚宗又益之以論而賛以

四言陳壽又易之以評晉書或稱制或稱史臣又賛以章句與范史同南北曰論隋稱史臣唐書仍班史之體曰賛五代賛如唐而沒其名夫斷善惡之義一也而名所以斷者又各不同何耶遷書曰史記兩漢晉隋唐則曰書三國則曰志南北五代則曰史夫歴代皆史也其所以名書者又何不同耶創之於前者是則變之於後者非同之於後者非則異之於前者是抑創之變之同之異之亦各有其義耶至於自史遷以迄五季歴數之

則十有七畧舉之則有三又豈可以不知耶諸君皆飽於史學者也姑以其淺者告我

問中庸一書盖聖學淵源入德之大要也說者謂孔子之孫子思所作觀其微辭奥旨非聖人之後命世大儒有不能者焉然其間立言措意亦有戾于吾夫子者證以論語繫辭不得盡合學者疑之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聖人以中庸為至德非大全君子不能當其名是書載夫子之言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夫

既已小人矣尚何中庸之有耶夫子以一貫之道語曾參參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書乃有忠恕違道不遠之言則是以道與忠恕為二而忠恕實未可以為道也與論語又何不同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葢謂文王也是書載夫子之言曰無憂者其文王乎文王拘羑里而繇易乃云無憂何也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可謂至德矣是書載夫子之言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善

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文王終身事紂武王周公不待終喪而伐之而云善繼志述事何也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宋不足證也是書乃曰吾學夏禮杞不足證吾學商禮有宋存焉又未知其孰是耶夫子傷周室之衰三光五嶽之氣分故春秋書王正月以大一統是書乃曰書同文車同軌孔子之時天下曷嘗同車書乎弟子記聖人之言行於論語皆稱子如子曰及子以四教之類蓋尊師重道之辭未嘗有字聖人者是書亦稱子

曰宜矣而又有仲尼曰仲尼祖述堯舜之語焉豈有身為聖人之孫而字其祖者乎竊意秦火之後漢儒於四十九篇中綴拾所存不能無附益之偽不然何以詭異聖人如是也孟子學子思者也七篇之書稱子思多矣獨無一言及其師之書又不知是書果子思作否耶必有以辨其疑者

問唐史臣劉知幾著史通内篇稱古之作史者有六家一尚書二春秋三左傳四國語五史記六漢書又謂尚

書家出於太古春秋家出於三代左傳國語出於丘明史記漢書出於遷固知幾最善著論而唐史稱之其所列六家必有考據然理有可疑者不得不與之辨書載堯舜三代之事春秋出於吾夫子之親筆學者尊之以為經不可誣矣知幾乃同遷固之書而史之可乎左傳國語雖曰二書然同出於一丘明之手實左氏內外篇也而乃別為二家可乎史記創始於馬遷而班固雖自為一家其大法則祖述子長也今乃別為二家之流者

是則范曄陳壽而下又烏得不以名家乎以理論之書春秋經也左氏國語傳也史記漢書史也至於史家者流特一馬遷為倡爾見其有一未見其有六也知幾著其始末條例甚詳合經傳而為史別一姓而二家散史漢而二流則必有說馬又謂尚書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唯左氏及漢書不知後世秉史筆者果法左傳漢書二家之遺乎抑亦兼出於六家者乎不然則知幾之言必有所不通者顧因其說而詳辨之

問國莫重於禮禮莫重於祭祭有禮異而名殊者四焉曰天曰宗曰望曰蜡是也岐而分之其數二十有三天宗各六望三而蜡八古人行之固有一定之典後世異同之論起紛然而莫之正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又曰兆五帝于四郊此六天之說所由起也有以為上帝與五行精氣之神者有以為一天與五人帝者有以為北辰燿魄寶與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者異說凡三家將何從而合成周之祀乎書曰肆類于

上帝禋于六宗此六宗之說所由起也有曰時曰寒暑曰日曰月曰星曰水旱者有曰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有曰天地四時者有曰乾坤六子者有曰六代帝王者有曰三昭三穆者異說凡十餘家將何從而合虞舜之禋乎三望書於春秋或以為泰山河海或以為泰山淮海或以為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則三望之不同亦三家也八蜡見於郊特牲曰先穡曰司穡曰田畯曰郵表畷曰猫虎曰防曰水庸曰昆蟲或以猫虎為二神

而昆蟲不與焉則八蜡之不同亦二說也四者之禮先王之所常行四者之說諸儒不勝其異夫欲舉先王之禮而行之必先正名而定制苟牽惑於紛紜之論而不能斷决其是非雖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不失之誣則失之陋矣如之何其可哉國家郊祀盛典三歲一行宗望之祭兼修並舉又將因時和歲豐修伊耆氏故事勞吾農而休息之甚盛舉也諸君行將筮仕與禮樂之議敢問前代諸儒立異議者誰歟孰當孰否漢之君舉是

禮者誰歟孰得孰失必有至當之論以祛羣言之惑幸詳著于篇將獻于朝俟有司之擇焉

問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行伯道而伯此五帝三王五伯之所以分學者固已稔聞而熟論之矣漢鼂錯於大對之際嘗品藻其君臣其言有曰五帝神聖其臣不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主不及臣抑嘗考其迹而驗錯之言未免可疑也五帝唐虞為盛典謨載其行事為最詳觀堯舜禹臯陶稷契之徒相與都俞戒勅於廟堂之

上初不見其主優臣劣之迹錯何以知其不及也三代之君臣可稱非一其間固有主聖臣賢者錯槩以俱賢目之亦豈通論耶五霸臣主若無甚相遠者以管仲之志小烈卑止可為桓公之佐耳其他又可知謂主不及臣抑又何耶錯以賢良文學裒然為舉首必有所據而言諸君出入經史商確古今亦必有見其臣主不相及與俱賢處如錯所言敢問風后力牧至元愷之徒不及主者果何臣齊晉宋秦楚之霸不及臣者果何主夏商

周之君臣所以俱賢者果何事也幸明以告我毋詆錯言為非而詈之

問世之論士者不惟其身之觀亦觀其師友淵源然後可以知其人矣洙泗七十二子不必論其為人以吾夫子卜之可以知其賢蘇秦張儀二子不必觀其行觀其所學者鬼谷子爾則知其為儀秦也雖然執此而論士有大不然者曾參以孝著於孔門得參之學而行之者宜其以孝而施於有政也孰謂喪母不歸殺妻求將者

反出參之門哉荀卿以中庸之學而為大儒得卿之學而用之者謂能必行王道也孰謂燔詩書滅禮樂者反出卿之門哉老子著五千言明道德之旨得其學而行之者宜其清淨自正無為自化可也孰知後世刑名法理之術至於苛刻少恩者反出於宗老氏者耶不特此也斯之學用於秦者至慘矣意其學斯者又必甚於斯也漢河南守與斯同邑固嘗學焉治行乃為天下第一申韓之術施當時傳後世者至不仁矣意其學之者必

有甚於申韓洛陽才子本明申韓乃能陳治安之策雖王者之佐無以加前四子者所學善矣用之反不善後二子者所學不善矣用之反善玆又何也謂不在師友淵源耶洙泗曷為而多賢儀秦曷為而皆詐謂必在師友淵源耶諸子之行事與其所學又何其戾也諸君擇師尚友之日久矣於師友淵源必能究之願陳數子之所以然者

問荀卿論王霸興亡之道其言有曰上一而王下一而

亡且以法始佐賢民愿俗美四者齊謂之上一觀湯武之所以興與桀紂之所以亡信乎卿之言不妄也漢高帝之創業光武之中興唐太宗兼創業守文之功德是三者亦可謂後世之盛王也考漢唐二史而驗所以興之自不知果出於上一乎抑亦雜出於上下偏之間乎三君者其孰優而孰劣乎秦隋之世天下統一然二國皆遽興而遽亡其興也豈出於上一其亡也又豈盡出於下一耶謂不出於此則何興亡之遽謂必出乎此抑

何上一下一之道始終變易之異也願併陳漢唐秦隋之迹以佐荀卿之說

問昔孟子對齊宣王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董仲舒對江都易王亦謂仲尼之徒雖五尺童子羞稱五霸果如二先生之言則霸者之事不復道諸聖賢之口也今質論語春秋容有不然語稱桓文之譎正又稱九合之功仁管仲而大其賜春秋善名陵之盟進城濮之戰至宋襄楚莊秦穆雖不足與二伯之列皆有以一節見

取者孰謂無道其事而羞稱之耶豈聖人於霸者猶有所取而門人弟子乃喜攻而羞道之耶夫子與人何恕而弟子責人何嚴耶不然則二先生之言失矣願與諸君辨之

問唐虞以三載考績之法黜陟百官之賢否故時躋極治庶績咸熙漢唐遵遺法而行之其治效亦有可觀者洪惟國朝列聖圖治既以進退選舉之權付之宰相吏部又以舉刺按察之職委諸郡守監司逮元祐初先正

司馬光以清德雅望起慰蒼生進賢退姦中外悅服又
嘗議立八條俾監司守臣察所部官吏有仁恵公直明
敏廉謹者可舉則舉苛酷狡佞昏懦貪縱者可按則按
條目詳密誠一時之良法然當時事未施行而議已中
寢邇者宰臣有請上嘉而行之議者咸謂唐虞之泰和
元祐之清明可復見於今日矣或謂法非不良也行之
苟非其人不能無弊將有權勢請託親故干求而舉非
其實者挾情懷怨務快私忿而劾不以公者苟二弊之

不去則八條將為文具有不可得而行先朝之良法美意又從而廢矣伊欲革其弊而久其法必有術焉願講論之將以聞于上

問自古用人之方多出乎薦舉然薦舉之患有二焉不可不知也有公於薦舉者可以得人矣或失於知人不明而所舉非賢有明于知人者可以得賢矣或蔽於竊位之私而見賢不舉諸葛亮之於蜀非不欲薦賢也而失之馬謖蓋明有所不足臧文仲之於柳下恵非不知

其賢也而不與立蓋心有所不公夫所頼乎大臣之薦舉者以其公與明而已二患不去而欲得人可歟恭惟主上當宁興歎懲前政之蔽賢乃命邇臣各舉所知起廢滯而應公車者踵相躡也邇者臣僚獻言憲所舉之或濫而賢否混殽以三人同薦為請議者猶懼其未盡薦舉之方而徒艱進賢之路伊欲知人必明如蕭何之識韓信而無孔明誤舉之失所舉必公如祁奚之舉善而無文仲蔽賢之私如之何則可

問昔吾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雖以大聖作經猶不敢以其所傳聞而忽其所親見至於其所不知則缺如也其慎有如此者其後有孟子者出則不然其讀書也則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讀詩也則不信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之言夫子信而好古如此孟子學孔子者也乃於詩書猶有所不信何耶後世諸儒因孟子之不盡信詩書而好為異論往往於古之信書信史皆不能無疑於其間詩

大序世傳為子夏作久矣而唐韓子不信之春秋傳為丘明釋經久矣而啖趙之徒不信之易繫辭為夫子作無疑矣而近代歐陽子不信之至於疑五千言非老子所作有如崔浩疑答蘇武書非李陵所作有如劉知幾有謂周禮非周公之書家語非孔氏之書文籍去古稍遠而見疑於後世者非一五經且不見信而况其他耶夫孟子之不信詩書也以血流漂杵與夫子遺逸之言誠有不足信者而後世諸儒所疑經史其亦有所見如孟

子否耶抑亦出於穿鑿而好為異論耶豈歷世浸久簡編漏傳傳聞繆誤實有可疑者耶其所疑亦必有得有失而不可以一槩論耶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斯善觀書者也願與諸君辨之而斷以高明之見

梅溪前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百五十 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四

宋 王十朋 撰

策問

問朝廷之患莫甚乎朋黨人臣之罪莫大乎植黨為人君者常惡朋黨而鋭意欲去之矣方其上塞下聾之時曾莫悟其為朋黨雖欲去之而不可得及一旦悟而盡去之可為朝廷賀矣而一黨去一黨生雖能去其前日已然之黨終莫能絶其後來將成之黨夫如是則朋黨

為朝廷患迄不可去欲望天下之治其可得乎漢唐朋黨之禍言之可以痛心固不必論也我國家累世以來亦不免玆患賴祖宗神聖能分別邪正雖間有牛李之交攻而不復蹈漢唐之覆轍亦社稷之幸也當時聖主賢臣固嘗講論之矣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邪正各為一黨者范文正公仲淹告仁宗之言也謂君子無黨譬諸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者滕公甫告神宗之言也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者歐陽文忠公之論

也三人之論其不同如此未知其孰然而孰否耶豈時異黨異其言各有旨耶方今朝廷清明固無朋黨之患矣然士君子私憂過計猶或及之彼范滕歐陽三公之論朋黨世以為名言而一以為君子無黨一以小人無朋一以為君子小人各有類顧辯其不同者而折以至公之論將以獻於朝

問信聖人之為聖人不若知聖人之為聖人學者皆謂夫子大聖人也是特因前人之言而信之爾實不知夫

子之所以聖也讀其書考其言觀其行事合於吾心者信之不合於吾心者疑之合於吾心而信之知聖人矣因其疑而求之遂得其為人是亦知聖人也茍徒信其為聖而不敢詰其疑謂之知聖人可乎謂之善學可乎夫子之始末莫詳於世家抑嘗讀之矣而未免乎疑庸可以不辯子嘗適周矣及其旋也老子以言送之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老子之言似不徒發必有以箴夫

子之失使夫子果有此失豈足為聖人乎此不免乎疑也子嘗用於魯矣欲墮三都以張公室墮費而費人畔墮成而成不受墮孰謂真儒之謀謨措慮乃若是之疎乎此不免乎疑也及季孫受女樂而怠於政子路勸夫子可以行矣夫子猶待乎膰肉之至魯不致膰夫子遂行受女樂而不朝罪之大者也膰肉不至過之小者也恐其大而不恐其小真儒之去就果如是乎此又不免乎疑也衛靈公問陳夫子荅以俎豆及雁蒲人之難乃

勸靈公伐蒲夫子豈致私憾於蒲而忘俎豆之言耶豈不害夫子之仁心耶此又不得不疑也夫子萬世之所取法者也茍信其可疑之迹而施諸行事不免乎惑矣諸君皆學孔子者也豈徒信之云乎願質其疑而究其用心處

問唐人劉禹錫嘗序柳宗元之文其言有曰文章與時髙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果如禹錫言則文之髙下實係乎時

也及先翰林蘇軾記韓文公之廟其言則曰自漢以來道衰文敝歴唐貞觀開元之盛佐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復歸於正果如軾言則文之興衰又在乎人也嘗因二子之論而驗其時與人必劉子之言是信耶則吐辭為經如孟荀二子實戰國人也戰國之分裂能病天下之文曷為不能病二子乎必蘇子之言是信耶則戰國二儒賢過韓愈愈能起八代之衰而二儒乃不能起戰國之病何也我國朝

四葉文章最盛議者皆歸功於仁祖文德之治與大宗伯歐陽公救弊之力沉浸至今文益粹美逺出乎正元元和之上而進乎成周之郁郁矣是果時耶人耶二者若兼有之與劉蘇二子之説又皆不同何也願與諸君辯之

問儒者法周孔攻異端自謂能舉天下於仁義觀其言於未試之前人皆周孔也驗其事於已試之後反有媿於異端者多矣請借漢以論之高帝之得天下與其所

以治之者皆山東刀筆吏也當時儒者獨一叔孫博士然其器業鄙陋君子不取焉其不逮蕭曹遠矣孰謂儒者學周孔道反刀筆吏之不如耶文景致治比周成康二君未嘗用儒顧其所尚者黄老之術也逮孝武好儒公孫弘之徒用事課其治效不逮文景遠甚孰謂儒者之道反不若黄老之清淨耶宣帝中興侔德商宗周宣亦未嘗喜儒顧其所用多刑名法術之士也逮元帝用儒貢薛韋康迭為宰相而帝牽於文義優游不斷孝宣

之業衰焉孰謂儒者之道反不若申韓刑名之學耶儒平昔鄙刀筆吏而不齒絀黃老申韓而不談一旦設施反出其下寧不媿哉或謂漢所用者類皆俗儒使得真儒如周孔者用之當無敵於天下矣嗚呼語儒必曰周孔是無儒也自周孔而下豈無可用之人哉諸君皆業儒者也羣居暇日自尊其教者良不淺敢問漢朝諸君不用儒者曷為而不失乎治好用儒者曷為而未免乎亂是果儒者之罪耶抑用之不得其術耶將所用者非

君子儒耶顧詳辯之勿使學異端者得以藉口而病儒也

問宰相之職所以代天秩物也自非才德之全渠可膺是選耶昔舜舉十六相其相與致無為之治者纔五人周家最號多士其可稱者九人而已信乎其才難也三代而下莫盛於漢唐宰相為不少矣獨蕭曹為開基之冠丙魏有聲於中興房杜稱於前姚宋稱於後他皆不足以預是列也切意八人者必才全德備之君子及考

二史乃或不然蕭何止於定畫一之法曹參止於守清净之治魏相尚威嚴丙吉務寛大房玄齡善謀杜如晦能斷姚崇長於應變宋璟長於守文各以偏長而致相位卒能處才難之極選為天下之名臣使萬世想慕其風采常若不可及者何耶我宋二百年間大臣輩出殊勲盛烈皆逺跨漢唐数子而與虞周之臣相揖於千載之上一何盛也主上自中興以來斷然不惟羣議之惑專任一相以致治虚右揆以待賢者幾數年矣豈非遴

代天之選必求才德兼全之人而後用不容碌碌輩伴食於其間耶然舜得五而武王得九漢唐創業中興之主亦各得其二主上聖德之盛文治之美不在舜武之下其得人之多反漢唐不及何耶漢唐八人非全才不害其為致治主上必欲擇兼全之士而遴選如是抑又何耶願與諸君論之將獻其説於上

問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論相之術尤古人之所難也古人有以是得之者將襲其迹而用之其失或在於是

古人有以是失之者將矯其弊而革之其得或在於是將取之於人望歟晉室之謝安李唐之房琯其為人望一也將取之於治績歟曾參之治齊黄霸之治郡其為治績一也將取之於相門歟伊尹之後有陟孔明之後有瞻其為相門一也將取之於薦舉歟房玄齡之於杜如晦崔祐甫之於楊炎其為薦舉一也此四途者皆人君取相之要術世之獻議者亦必援是以為言然古人有以是而得之者有以是而失之者其事之相反如此

庸可不求其故歟

問刺史者政教之首民之師帥也一州得才刺史則十萬户蒙其福得不才刺史則十萬户受其困國之興衰民之治亂實係焉此其為任也顧不重歟漢宣帝唐太宗古之善治者也皆重刺史之選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頌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有治理效者輙以璽書勞勉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而用之唐太宗嘗曰朕思天下

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平之本莫重刺史故録姓名於
屛風卧興對之得才否狀輙疏之下方以擬廢置若二
君者可謂知致治之要矣故神雀五鳳之間吏稱民安
而正觀之治庶幾成康職此之由也我國家致治之美
遠邁漢唐二千石以循吏稱者逮不可以一二數主上
中興以來尤重承宣之寄邇者臺章劾罷守臣之不才
者無慮數輩州郡肅然將見共理之效凛凛乎宣帝太
宗之上矣諸君皆學以入政者也其履歴當自州縣始

敢問宣帝時選公卿於刺史者有幾太宗時得才否狀而廢置之者有幾當時以循吏稱者凡幾輩其治效最優者果何人漢唐得人之盛與今日孰優劣願併陳之將獻其言於不諱之朝

問昔劉項之爭天下也項以氣力自任屢窘劉于掌握閒卒之劉興而項滅者漢屈羣策而楚憨之也嘗觀劉氏之窘莫甚於鴻門之會與滎陽之圍非樊噲以卮酒譙羽紀信以黄屋誑羽陳平以陰謀沮范增則當時天

下不漢而楚矣然高帝論得天下乃人傑蕭張韓三子而不及噲輩豈忘之耶丁公嘗窘帝矣帝以一言祈哀而丁公舍之及天下既定乃戮丁公以為不忠於所事議者以帝為公殊不知使項失天下者乃項伯尓項莊之劍不得逞亞父之計不得施由項伯翼蔽之也是豈忠於所事耶戮丁公而封項伯不足以示公矣窘已而舍之帝以為使項氏失天下者在彼脫已而生之則帝之所以得天下者寧不在此耶鴻門滎陽之急楚漢得

失之機會也帝折高起王陵之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且謂所以得天下者在三人傑三傑固有大功於漢然取此而舍彼似亦不知其二者帝之戮施於丁公宜矣而失之項伯得天下之論施於三傑當矣而遺彼三人然則帝之一封一戮或取或舍其必有深意乎願與諸君辯之

問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在三宗七制之中尤為傑然者非中才之主可得而擬議也班固嘗贊文帝矣則曰專

務以德化民崔寔嘗論宣帝矣則曰筭功計效優於孝文歐陽文忠公嘗賛太宗矣則曰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果如三子之言則文帝以德優而宣帝以功顯太宗功德兩全又在文宣之上矣今讀漢唐二史而求三君之事業文帝所以化民者果何德宣帝所以優孝文者果何功太宗功德兼隆過漢諸君者果何事三子之言果公於品藻歟其出於臆見之私歟抑亦一時之議論務在推崇而未足以盡三君之優劣歟願聞折衷

之說

問東漢之為國也其風俗與西京不同其過之者一而不逮者二西京之文章最為近古東都雖溫雅如班孟堅已不及揚馬輩況崔蔡而下氣象委靡邪其文章之不逮有如此者西京建功立名之士咸有可觀東都雖大臣如陳蕃竇武手握重權而不能去奄寺之禍況才疎意廣如孔文舉輩宜其迄無成功其功名之不逮又有如此者然其所以遠過之者凜乎節義之風尓議者

咸謂光武能崇尚名節而高帝好慢罵儒生此節義所以無有及于東都也然東都之學校非不盛於西京其投戈息馬以激勸之者非不過於無用詩書之世有意於斯文乃反不逮之何耶光武身濟大業若無媿於高帝而一時依乘風雲者又非無高勲鴻烈以為之倡而後世建功立名之士又皆西京之不若何也夫所謂風俗者一而已矣上以是而率下以是而應盖理之必然者光武能作成其一而不能其二是未免有可疑者焉

豈三者身雖兼長其所以化民成俗者乃有能不能歟
問世之語治者必曰堯舜二帝之事業備見於典謨粲
若日星千載之所同仰也然後世有斷簡出於枯冢異
論起於弄筆生誣盛德而惑信書庸可以不辯堯授舜
舜授禹遜位傳賢最為帝王之美事而瑣語有舜放堯
之說大戾於孔氏之書論者遂援因堯之地疑重華之
不臣因蒼梧之巡疑文命之異志果如其言則將遜于
位遜德弗嗣稽首固辭皆當時之飾偽乎帝王之聖莫

大於知人堯舜俱以聰明稱者蓋在於此然左氏載季文子之言謂堯有元愷不能舉有四凶不能去語稱舜舉皐陶不仁者遠說者遂謂君子小人比肩同列於堯世皐陶未舉之前而不仁者甚多果如其言則克明俊德與夫明目達聰又皆虛語乎不特此也夫子嘗稱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及其序書則不見其無為之迹於堯典則載其親九族和萬邦於其始命羲和授人時於其中咨四嶽治洪水於其終於舜典又載其齊七政類

上帝命九官五載一巡守於受命之後堯舜之時亦多事矣垂衣而治果如是乎書經聖人之手而言迹猶不同況責後世之異論乎以堯舜之聖斷無可疑之實如汲書之誣唐人之疑者然不可無説以破之至如繫辭之稱與書矛盾必有深辭奥旨又不可以不究也

問自古天下治亂常分於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而人君之患每在於君子小人之難辯昔周公大聖人也猶困於管蔡之流言不能以忠自明至狼跋於周非天動威

以彰其德則成王幾負公矣魯大夫少正卯行偽而堅言偽而辯魯國之人皆以為大賢獨吾夫子察見其肺肝之隱以七日司寇而行兩觀之誅夫君子小人之難辯正在乎心迹疑似之間使成王非天魯無孔子則周公少正卯之為人孰有能辯之者然世之大忠大奸如二人之疑似者類多有之不幸遇中材之主如成王不知人之明如魯國上天又不能諄諄然動威以告之而大聖人如吾夫子者且不世出則舉朝謂之奸者安知

非忠舉朝謂之忠者安知非奸如之何其辯之邪至若漢昭年纔十四能覺上官之詐而悟大將軍之忠此蓋千載一人而已後世莫知其何術而知之也唐德宗以强明自任反見欺於盧杞天下皆知其奸而帝獨不知夫姦臣之為人必有以盜名欺世動移人主之聽如杞不學無文容貌言語皆不足以動人而德宗獨信任之堅人莫能揺此又何也嗚呼人君孰不欲興治而除亂崇君子而黜小人然擯斥誅夷常及於君子而穹位濃

禄每加於小人者豈不由知人不明無術以辯之耶夫欲使人君不待天威之動而辯大忠於讒言交亂之時不待將聖之生而辯大奸於欺世盜名之日有孝昭獨見之明而無德宗偏任之蔽將有術以傳之耶將無術以傳之耶顧講明其説以獻於朝

問洙泗大儒既没褒貶之筆失傳龍門太史公不生實録之筆遂絶嗟乎世衰道微非獨聖人不得而見至良史之才亦不世出也國朝四葉人文最盛歐陽宋二公

以鉅儒修史號為得人唐五代二書法度森嚴議論至到真可與馬遷爭衡使班范北面奴僕命陳壽以下也然讀二史者亦不能無疑於其間唐太宗固不世英主然慙德在父子兄弟間史賛不少加貶反捃摭其好大喜功與復立浮圖二事赦大罪而貶小惡豈春秋褒貶法良史直録筆耶陳子昂乃一代儒宗其勸武后興明堂太學實盛典也史乃謂其言甚高殊可怪笑比之蔿圭壁於房闥苟謂武后不足以王道勸則孟子以仁義

勸戰國之君又寧逃怪咲之域耶肅宗復两京李泌之謀居多論者謂功大於魯連范蠡史賛泌乃畧不假借方且異其為人謂近髙近智近立功立名者何薄泌之甚也劉蕡廷對過漢晁董㝡布衣之所難言亦忠臣義士所當言者史乃譏其太踈直謂蕡不先以忠結上而後為帝言之蕡草茅士何階可結上耶五代本紀區區求合於春秋之法又從而釋之曰此春秋意也以史擬經吾恐後世以僭竊之罪歸之矣嗚呼良史不易得也

才學識如二公其議論去取之際必不茍願求其用心處

問昔虞舜之時有苗弗率禹奉帝命誓將士以征之而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夫禹能治滔天之洪水而不能服逆命之三苗濟濟之衆反不如兩階之舞信乎服遠人之道在文而不在武也我國家靖康之初運厄百六蠢爾邊人以陰干陽主上體達孝之資痛父兄之難固嘗親御鞍馬輿漢文發

憤之師遣將命帥效宣王六月之伐矣然卒未能得邊陲之寧靜以快天地神人之心邇者用事大臣知中外厭兵思欲休息力排羣議屈志和戎遂收諸將之權罷沿邊之戍凡所以自治之道一切以文從事於是興太學以養多士行鄉飲以明人倫學士大夫又倡道德性命之說以風後進至前古治亂興亡之迹與夫當今要務兵機武畧則置而不談意者朝廷之上欲遠慕虞舜服有苗謂是可以靖烽烟之警服強梁之習豈徒修文

具事虛談而已耶然所未知者今賢關既興矣鄉飲且行矣道德性命之説幾滿天下矣是果可使遠人慕義而來俯首請命變鴟鴞為好音慕王化如飢渴否耶虞舜之事不可誣矣然後世説者又謂干戚之舞不可鮮平城之圍不識文德既可用於古胡為不可用於今願與諸君講明其事亦畎畝愛君憂國之心幸詳言之毋隱

問韓愈論大道其言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夫道在天下亘萬世常自若也自堯未傳之前其道如何自軻失傳之後其道又如何韓愈何以知其自堯而始傳至軻而失傳也荀況揚雄皆學仁義皆尊孔子今其書具存非無補於名教又胡為不能繼軻而傳道也愈在唐號大儒其自待良不淺史氏亦稱過況雄又不知能繼孟軻而傳道否斯道也自軻之後以失傳而遂亡耶雖曰失傳而固自

存耶諸君學以明道久矣願詳以教
問聖人以無難而畏賢君以無災而懼國無難而天有
災是天心之愛人君以有災而警其無難也國家用魏
絳和戎之策法文王樂天之事五年於兹矣干戈既戢
禮樂鼎興是宜和氣充塞于下三辰順行于上可也邇
者有星孛于東方莫測彼蒼垂譴之意豈非欲扶持我
宋而永其箕翼之壽示以變異而警告於未然之前者
歟主上仰思天戒嚴恭寅畏雖周宣遇災而懼殆亡以

加尚慮州縣之間吏治刻深而小大之獄或不能察聲
寃囹圄者有以干天象而致妖氛也前日眚災肆赦之
文咸與滌除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然議者猶謂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恐懼修省之道不止乎一事間
昔成湯遇旱以六事自責景公泣彗晏子亦以四事為
言今日朝廷亦有如成湯自責晏子所言之事否耶諸
君當攄畎畒愛君之忠裨聖主應天以實之意考古驗
今歷陳其所以然無若公孫子曲學以阿世也

問三歳取士之法國朝行之舊矣名公鉅儒建勲立業相與光二百年之宋者咸出自此塗不可謂不得人也崇寧用事之臣好奇而慕古謂選不自里成不自學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計工拙於寸晷之下不足以盡人於是作而新之命分舍而選月有書季有攷邑有升郡有貢謂能兼得文行之士而有合於賔興之制宜其致治之效邁漢唐而追成周可也卒乎日漸月漬養成靖康之禍仗節死義排難解紛者絶無一人識者咸謂舍法

壞之然自宣和廢罷閱二星終矣今朝廷方欲廣育才之路復命邑學養士議者謂將復行三舍攷舉之法聖君賢相恩德至渥然未知何以革崇觀積習之弊俾無廢成周道藝之書無使後人議今日如議崇觀必有廢罷之說

梅溪前集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俞　鳳

謄録監生臣張　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梅溪前集卷十五

宋 王十朋 撰

策問

六經皆經聖人之手其大法尤著於始終之際樂亡禮廢於漢姑勿論焉可也詩書易春秋首末具存其可以不知耶詩三百文王之詩非不多也何以首於關雎頌有三莫先於商莫後於魯也何以終於商頌三皇五帝皆聖人也非無言道之書何以獨取於堯而以

之首五霸皆賢君也非無命誓之文何以獨取於秦而以之終三易所始義各不同周易何以先乾而異乎連山歸藏之法六十四卦法相受也何以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之時春秋之作在平王世也不始於孝惠二公而始於隱豈果以其遜國之賢乎二百四十二載皆編四時以成年也而終於哀十四之春豈果在於木絶火王乎論語者六藝之帷襟也始於學而終於堯曰其義安在孟子七篇擬聖而作者也始於梁惠終於盡心

又豈無説耶夫紬金匱石室之書者良史之才也終於獲麟猶有其旨作凌烟畫像之賛者文士之筆也始於河間亦有所法況六經之嚴而語孟之奥乎顧與諸君究其所以然勿云議論安敢到而畧之也

問自古帝王所以敦厚風俗者必以儉德為本而每以身率之禹惡衣服以率夏文王卑服以率周文帝身衣皂綈以率漢是三君皆古之大聖賢均以儉德先天下為風俗者也禹尚儉而天下以儉應之故夏之世其所

尚者皆忠質文王尚儉而天下以儉應之故當時在位者皆有羔羊之德焉至於文帝尚儉不下禹文王而天下應之者或不如夏周之世故賈誼陳政事之書謂帝身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豈漢民習秦人奢侈餘俗而未易遽革耶不然何上以敦朴示之而下不以敦朴應之也我國家自祖宗以來世以恭儉化下肆我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而儉德尤著御寢衾裯至以黄綈為之常服止用縑繒雖累經澣濯而不易然當時民

間猶有以金為飾者於是詔自中宮以下毋得衣銷金
貼金等服臣庶犯者一切置於法由是天下化之而皇
祐嘉祐之間風俗淳美逮於三代之上矣欽惟皇帝緼
仁儉之資清中興之業尤謹厥德惟懷永圖可謂同符
仁祖並美禹文者也邇者近臣獻言謂州縣尚用金翠
為衣服首飾貴賤之分混然無别請加禁止聖訓丁寧
命有司以前後詔條申明之德至渥也議者尚慮遠方
富民狃於循習未能遽革射利之徒興造販鬻而不知

畏又慮州縣奉行之吏不能遵守教條或暫禁而輙縱之無以仰副吾君敦朴之化必欲令行而禁止如仁祖之世不使年少書生得以獻太息之書如之何則可

問才難久矣堯舜之時野無遺賢所與治天下者止於五臣周家濟濟多士而用一婦人以足十亂之數不其然乎之歎宜其發於吾夫子也自茲以降治不逮古而人才愈難必責以五臣十亂之儔則千古為無人就其時而求之宜莫盛於武宣之際班孟堅嘗枚舉其人而

賛之以侈一時之盛武帝自公孫丞相至金日磾凡二十有七人宣帝自蕭太傅至張敞凡二十有四人亦可謂盛矣然攷固之言猶有可疑者焉其稱武帝人才也則曰漢之得人於兹為盛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至稱宣帝人才也則曰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固葢以宣帝二十四人可為武帝名臣之次耳今即其人而攷之宣帝之相則有如有聲之丙魏固非公孫弘石慶輩之所可及其將則有忠武如

趙營平又非衛霍輩之所可及廷尉則有如于定國治民則有如龔黃又非趙禹張湯酷吏比也校其人才若遠過之而固乃以彼為莫及此為次之何耶夫所謂人才者必其勲業名節之有大過人也彼阿世如公孫酷虐如張湯榷利如桑宏羊皆治世之罪人也而以此為得人又何耶有是君斯有是臣武帝君德不逮孝宣遠甚固嘗譏武帝改文景恭儉美宣帝侔德商周其於人才當亦如之今乃復優彼而劣此又何戾耶固生東都

之初去武宣之世為未遠且親為國史必知其人才之始末意其品藻之必當也況是賛尤膾炙人口而見録於選令乃可疑如此其必有說以辯之

問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旨歸叙詩人之興詠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可以博物而不惑玆其所以為百代指南歟舊說皆言周公所制又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晉郭璞亦言興於中古葢指周也是則爾雅之出遠矣

今閱其書而攷之則非周公之制甚明小雅稱張仲孝友蓋宣王時人也而釋訓篇則有張仲孝友之釋衛淇澳之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蓋美武公也而釋訓則有道學自修之釋式微之詩為黎侯作也而有微乎微之釋猗嗟名兮刺魯莊公詩也而有目上為名之釋其釋詁釋言釋訓諸篇大抵皆訓釋詩書之辭悉出周公之後而云周公所制非矣又釋歳名則曰周曰年釋祭名則曰周曰繹周公豈自稱其國號以别夏商耶又於釋

地篇叙十藪之名舉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凡十國繼之曰周有焦護是數國在周公時固有未封者周公又豈自畀宗周以配列國耶以此知爾雅斷非周公作也漢人嘗有以是問揚子雲者矣子雲以為孔子門人游夏之徒所記以觧釋六藝者也亦是意云爾亦何以驗其出孔氏徒也或云爾雅實周公所制而張仲孝友之類乃後人所足猶春秋絶筆之後弟子續之至孔子卒之類其説又如何願與諸君辯之

問有創業之君有守成之君有中興之君三者之時不同而應之者亦異昔房玄齡嘗以創業為難魏鄭公嘗以守成為不易元次山之頌中興也又以宗廟再安為事之至難然則三者皆未可以難易斷也請借漢以論之高帝創業者也而不足於文使生文帝時未必能興聖賢之治文帝守成者也而不足於武使生高帝時未必能建艱難之業宣帝中興者也然英雄不及高祖仁厚不如文帝使生二帝時其武功文德亦必有所不如

者西京三君蓋亦各有所長而生遇乎時以成其名者歟至於光武雖號中興之君而功兼創業治兼守成意者其文武兩全功德兼備者也然馬伏波對隗囂之問乃謂光武不如高帝我神宗稱漢唐之治亦及文宣而不及光武夫創業守成中興皆難者也而兼之者為尤難西京三君各處其一而擅其名光武兼三者之長而稱之者或以為不如或有所不及何耶恭惟主上以神聖之資濟艱危之運德邁周宣而俯比光武兼三者之

至難而取之以至易賢於古人遠矣諸生幸生聖時目
擊盛事願攷三者之難易與漢四君之優劣以發明我
主上之鴻勳盛德
問昔夫子繫易謂何以聚民曰財對子貢問政以足食
為三者之首財用者誠有國之急務尤急於艱難多事
之秋也國家前日無事用度失節常賦之入猶不足以
支歲費一旦加之以師旅錢穀之問遂至於廟堂調發
既繁經費百出官田鬻矣度牒行矣坊名借矣下富民

獻助之令殫州郡公庫之器矣而獨不及民仰見聖德之至渥也然議者謂財非天雨而鬼輸之未有不取諸民者雖賦斂不明出於朝廷而科率每潜行於郡縣勤恤之詔非不丁寧有司廹於辦事所不暇顧況今日敵情叵測和與戰猶未決也和則有歲幣而坐困吾財戰則興師百萬千里餽糧有不可勝計之費將取之官耶而公帑竭矣將取之民耶財盡民怨何以為國古者兵未嘗不用而財未嘗不給耶抑不知生之以何術理之

以何人耶伊欲上不乏用而下不及民其必有說

問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議者以為優於漢高帝孝宣信威北夷功光祖宗班固以為侔德商宗周宣光武身濟大業中興漢室馬援以為不如高帝太宗除亂致治功德兼隆史氏謂比迹湯武庶幾成康其言之當否果如何主上興衰撥亂紹復大業方之前代何如主也願併陳之

問戰國之軻況西京之雄隋之通唐之愈皆著書立言

羽翼聖道世以大儒稱之議者不以為過然五君子者果孔氏之徒歟心無異傳道無二致固宜迭相推尊無或操戈相伐可也今考其書乃或不然况非特不尊軻也且列於十二子而非之雄非特不尊况也且有同門異户之斥通雖以雄為振古奇人而不許其道愈推尊孟氏醇疵况雄至河汾則無一言之及然愈嘗自比孟軻矣後世亦不能無異同之論夫道之所在人所共尊道不在焉人所同抑今尊之則命世大才抑之則諸子

也尊之則軻雄之間抑之則異户也尊之則聖人之徒抑之則張衡數術之伍也尊之則聖人之修抑之則没而不説尊之則泰山北斗抑之則木强人也尊之抑之者其公心歟其私意歟豈好已同者有相黨之心故私有以尊之歟好已勝者有相輕之意故妄有以抑之歟尊之者是則抑之者坐蔽善之罪矣抑之者是則尊之者陷虚美之失矣二者必居一於此也願考其實而詳辯之

問十八章之經夫子為弟子曾參作也參以孝名世為孔門賢弟子雖曰禀自然之至性蓋亦出於侍坐之際開宗明義之力焉然參之言行備見於語孟諸書不知其終身之大節能不負聖人之教而脗合於是經者果何語也夫子甞自謂行在孝經使曾子果能盡是經之言也則行與夫子同矣然參雖賢未可以擬聖人是於經必有所未盡而行事不能無少戾也夫孝於德為至於行為大參既以孝稱宜無媿於淵騫之列矣乃反不

預四科何耶諸君自兒時已能誦十八章之語其於入孝出弟之際必不叛是經敢問曾子之孝其有得於經者何語其未盡於經者何事與其不與於四科者果何謂也

問君子讀書稽古豈徒對聖賢而已哉必曰古人可作吾誰與歸心有所慕則將學其為人而以其身比之也歷觀古人自比於前修者多矣亦各不同有以不如已者自比有以勝已者自比自比以不如已也能自謙矣

而有志者畢之自比以勝己也能自强矣而好謙者妄之孔子賢於堯舜而竊比老彭有以見聖人謙德之至也人比曾西以管仲則艴然不悦謙何在焉孟子乃以是取之何耶至諸葛武侯自比管樂或美其德之謙或陋其志之卑亮果謙乎卑乎君子必有以處之也揚雄韓愈自比孟子雄愈非輙敵而以輙自期有以見君子自强之志也崔浩自比張子房志亦可嘉矣議者乃不許之何耶至杜子美以詩人竊比稷契人或賞其忠或

指其妄甫果忠乎妄乎君子必有以處之也諸君潛心古人之際其必有以自況將比於不如已者歟則懼其志之卑非自强之道將自比於勝已者歟則懼其言之妄為謙德之累必欲自謙而不失之卑自强而不失之妄如之何而可願商権古人之外且各言其志

問古之人皆有師自聖人至於士一也雖師未必賢於弟子弟子未必盡如師固可因流究源見形知範矣惟孔子之於老聃左丘明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之於

子夏房杜王魏之於王通世皆以為師弟子也或謂其不然學者未免乎疑焉謂孔子不師老聃也固嘗適周而問禮矣果惟聃是師則彼槌提仁義絶滅禮學夫子乃為禮樂仁義之主何耶謂丘明不師孔子也固嘗見稱於魯語與聖人同好惡矣果惟孔是師則子不語怪而丘明乃失之誣且傳經多不合於聖人之旨何耶謂公穀不師子夏也則先儒應劭輩固嘗有是語矣謂果出其門則春秋之成商不能賛一辭二子乃各以經名

家何耶謂房杜王魏不師王通也則通著之中說固嘗弟子之矣謂果出其門則數子俱顯於唐反無一語以稱師抑又何耶以為果師果弟子則其學必不相戾而其心必不相忘也以為非師非弟子則載諸古人之書傳諸學者之口豈盡妄耶諸君尚論古人之日久矣師自柱下而至河汾弟子自將聖而至正觀諸子必能熟究其源流而素知其然否也幸即其道考其時推前人之議論以其實告

問韓愈柳宗元俱以文鳴於唐世目曰韓柳二人更相推遜雖議者亦莫得而雌雄之然其好惡議論之際顧多不同者韓排釋氏甚嚴其送浮屠序責子厚不以聖人之道告之柳謂釋氏之說與易論語合且譏退之知石而不知韞玉韓謂世無孔子則已不在弟子列作師說以號召後學柳則以好為人師為患有師友箴有答韋嚴二書且有雪白之喻又有毋以韓責我之說韓著獲麟解以麟為聖人之祥賀白龜表以龜為獲蔡之驗

柳則作正符詆談符瑞者為淫巫瞽史韓碑淮西歸功裴度而不及李愬柳於裴李則各有雅章韓以作史有人禍天刑之可畏柳則移書以辯之韓以人禍元氣為天所罰柳則著論以非之其指意不同多此類者且退之名在子厚先友記中蓋其父兄行且年又長柳宜以兄事之可也然韓每及柳則字而稱之柳語及韓則斥而名之爾抑又何耶今二文並行於世學者之所取法真文章宗匠也然讀其文竊疑二人陽若更譽而陰相

矛盾者不可以不辯夫韓柳邪正士君子固能言之至於議論則未可因人而輕重願與諸君辯其當否

問五常之道莫大於仁以夫子之聖猶曰豈敢故於許與之際尤謹焉古之逸民非不多也獨許夷齊為得仁大臣如伊吕之徒初無一言之賛也獨稱商有三仁門弟子之中如仲由冉求公西赤者皆所不許而獨許顔冉諸侯之大夫如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所不許而獨許一管仲此八人者雖窮達死生去就之迹不同而聖人

許之以仁初無異辭後世有大儒王通者鳴道河汾間與弟子難疑荅問動以洙泗為法中說十篇猶孔氏論語也其以仁許前賢及高弟者亦八人焉曰東平王蒼仁人也曰羊祜陸遜仁人也曰荀氏有二仁曰仁哉樂毅許董常以顔氏之流蓋以其三月不違仁也稱薛收仁而不佞蓋許其為冉雍也夫子所稱八人者後世以聖人之言莫得而議之通所稱八人者或未之信然自蒼至收七子皆顯事在信史可考而知董常早世其言

論粗見於中説亦可以想見其為人也是果可當仁者之名否乎通之許與其亦有得有失乎孰可以方夷齊孰可以比三仁孰無媿於顔冉之德孰能為管仲之功願併陳之以佐文中之垂教

問太史公作史記采古今名臣賢士列而傳者凡七十焉其共列之人必臭味之同者如管仲晏子以佐主之迹同孫武呉起以論兵之術同樗里甘茂以智略同范雎蔡澤以其談辯同仲尼弟子學術同也屈原賈生風

騷同也萬石張叔謹厚同也凡傳而同之者必其類之相近焉然亦有不宜同而同者使學者不能無惑其為老子傳也與莊周同宜矣而乃列申不害韓非於其中申韓之術至殘忍慘酷也其可與深於道德者同耶其為孟子傳也與荀卿同宜矣而乃列鄒衍淳于髡于其間以衍之迂誕髡之滑稽正儒者之罪人也其可與主盟仁義者同耶謂遷不精於選擇則彼之同者何是謂遷不妄於條例則此之同者何乖豈偶得於彼而有失

於此耶抑識見不明曾珷玞美玉之不辨耶不然其不同而同同之必有深意乎其間不可不熟究而詳辨也

問君子之學必先正其心術而不惑於異端邪說然後聖人之道斯可得而入焉苟惟心術不正而異端邪說從而陷溺之望其入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而欲求至海不亦難乎昔吾夫子既没而楊朱墨翟者竊仁義之一偏而唱為我兼愛之說以亂天下幸而有孟子者出辭而闢之楊墨之害息而人心復歸於正孟子没有

申韓刑名之學黄老虚無之説簧鼓於世其為害又甚於楊墨而世之儒者往往墮於其間而不悟以賈誼之美才猶明申韓司馬遷之博學猶尚黄老况其下者乎當時不惑其説毅然而麾之者一揚雄氏而已自漢室之東而西方之教流入於中國時君世主尊尚其説遂與孔老並立而王公卿士庶陷溺滋甚王通隋大儒也猶稱其為聖人白居易唐賢人也猶酷嗜之晚節用其教以理性况衆人乎當時不惑其説毅然而力排者一

韓愈氏而已夫異端邪説之移人也愚者信之可也而智者惑之何耶不肖者信之可也而賢者惑之何耶里巷之人信之可也而搢紳士大夫惑之何耶豈異端之學亦有以過人而其道誠可與堯舜周孔抗衡於世耶豈賈誼司馬遷王通白居易之徒明之尚之尊之者是而孟子揚雄韓愈闢之麾之排之者非耶夫以其説爲真可信也則與吾堯舜周孔之道大不相似以其説爲妄也則世之屈已以尊崇之者又皆吾儒之傑然者焉

孟揚韓三君子不世出無有與之辨者願與諸君論之

問封建尚矣自五帝三王莫能去矣後世人君易之以郡縣則其國亦從而治亦或因之而亂此皆立國之先務學者不可不察也唐虞列公侯伯子男為五等相制天子千里諸侯百里而降不及五十里者為附庸周興封國八百同姓居五十三焉此封建所由興也秦鑒衰周之弊罷侯置守列天下為三十六郡後世因之不改復增其數此郡縣所由興然以周秦漢唐論之則其國

之或強或弱其祚之或短或長皆關乎封建之與郡縣此又不可不辨矣謂封建無益於國耶則周何為因之而強秦何為罷之而亡乎謂封建有益於國耶則漢何為而有七國之變唐何為而有諸鎮之亂乎欲使罷侯置守而無嬴秦之危封建侯藩而無漢唐之亂果何術而可願詳以告將疏其說以獻於上

問夫樂之作尚矣先王以是正朝廷美風俗格神物和上下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黄帝之樂曰咸池顓帝之

樂曰六莖帝嚳之樂曰六英堯曰大章舜曰大韶禹曰
大夏湯濩而武武此歷代之樂所由作也而其大備莫
盛於成周故周禮大司徒以六樂防萬民之情則又有
所謂大師小師磬師舞師笙師鍾師者大師樂以六律
六同大合樂時則有奏黃鍾太蔟姑洗蕤賔夷則無射
者太師掌律同以合陰陽時則有播八音於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者是古作樂者必有其官奏之必有其所制
之必有其器豈非樂有自然之數而數之所舉又有自

然之義乎後世去古既遠樂制始無一定之論而名數音律形器亦莫之考矣學者審古今約知先王所以作樂之意者敢問咸池六莖六英韶濩夏武之名所取者何義周大司徒與大師小師磬師舞師笙師鐘師所掌者何器黄鍾太蔟姑洗㽔賓夷則無射所奏者何所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所應者何事與夫後代因革損益孰得孰失幸明言之

問孟堅序六藝為九種列小學一家於其中則知字學

之有益於斯文也尚矣古者八歲入小學學書藝之事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蕭何亦著其法於律令太史試學童而録其課最者唐選舉之法有四而楷法遒美居其一焉夫書雖一技然教於周試於漢選舉於唐參六經論語孝經而九之學者其可忽耶爰自科斗書廢篆隷迭興漢晉以來乃有草楷真行雜體之書去朴歸華舒牋點翰以相誇尚者不知其幾也唐太宗歴評晉人之書而以王逸少為盡善盡美先翰林蘇

公甞評唐人之書謂極於顔真卿又論近代之書以蔡君謨為第一議者謂顔書本出於王而蔡乃法顔而變者然三人者各名家當代而咸造其極使其同時而並駕未知其孰後而孰先諸君稽古之暇游心翰墨久矣其於晉唐宋三子將誰取法耶抑所好不同捨二三子而他有所尚耶又豈得於心畫之妙而不蹈前人之陳迹耶願評古人優劣之外且自論平日之所以張吾軍者果出於自得乎抑亦何所法也幸詳以告

梅溪前集卷十五